

山河堡前传

范明乐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一部

血殇惊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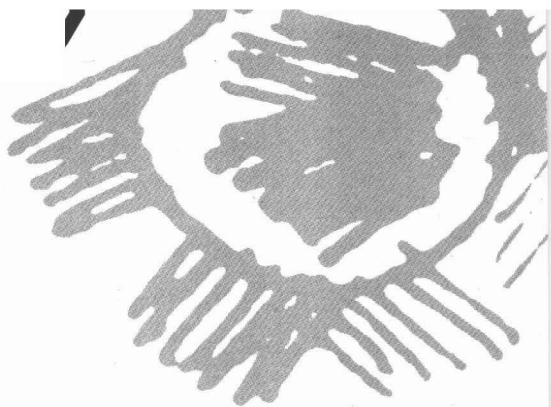
第二部

猎鹰行动

第三部

殊途同归





山河堡前传

范明乐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河堡前传/范明乐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6

ISBN 7-5059-5299-4

I.山… II.范…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8383 号

书 名	山河堡前传
作 者	范明乐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校对	尹利青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299-4
定 价	2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楔 子 / 1

第一部 血殇惊澜

吕来成老汉患病化验被查出其浑身流淌着一种百万人中才有一例的珍稀血型：RH型。

消息不胫而走，有大学生夫妇上门做文秘公关的，有地痞流氓讹诈勒索的，有台商外佬企图克隆建设血库药厂的，有腰缠炸药雷管妄想劫持独占的，有……

第一章 血殇梦游 / 13

第二章 倔事成串 / 31

第三章 毛驴龟孙 / 39

第四章 世界珍闻 / 49

第五章 国仇家恨 / 54

第六章 违嘱自残 / 63

山河堡前传

- 第七章 泡桐溅梅 / 84
- 第八章 生而有节 / 94
- 第九章 跟血倒霉 / 105
- 第十章 如意算盘 / 114
- 第十一章 泣血归来 / 125
- 第十二章 踏空摔伤 / 133
- 第十三章 远山回音 / 139

第二部 猎鹰行动

珍稀怪血引起拍天巨澜，使吕来成老汉处于四面楚歌之中，陷入灭顶之灾里……

与他有血海深仇的祁氏家族，在吕来成违嘱自残拒绝任何回报的情况下，更加觉得欠下了他天大人情，倍加内疚惭愧，也异常抱怨祖上之罪孽……

祁海仁在台湾那弹丸之地备受台独势力排挤，无奈之下，他在友人帮助下，辗转回归，在山河堡又一次掀起惊涛骇浪……

怪血的出现，激起那贪欲之火，在祁海仁回归的波澜中，仍然没被熄灭，一环套一环的冲突，在山河堡乃至河东大地上，旋出了一波又一波激流暗涌……

- 第十四章 天差地别 / 163
- 第十五章 悸余钩沉 / 177
- 第十六章 骨肉亲情 / 209

第十七章	医院风潮 / 234
第十八章	同床异梦 / 241
第十九章	心潮难平 / 249
第二十章	奇遇妙缘 / 255
第二十一章	定时炸弹 / 265
第二十二章	深夜惊魂 / 285
第二十三章	猎鹰行动 / 298
第二十四章	扑朔迷离 / 309
第二十五章	突袭告捷 / 322

第三部 殊途同归

世事千差万别……

人类万别千差……

道路千条万条……

生计万条千条……

犯罪者总是心存侥幸，违法者常想网开一面。

然而，事实却往往适得其反……

只要你走上违法犯罪之途，无论你是地痞流氓，还是金融寡头，殊途同归，终有一天要受到法律的严惩，正义的审判，最后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绑索垂吊在庄严神圣的绞刑架上……

墨索里尼如此！

希特勒如此！

卡斯德罗也不例外！

山河堡前传

第二十六章	将计就计 / 339
第二十七章	逼蛇出洞 / 349
第二十八章	通讯之战 / 359
第二十九章	首会初试 / 372
第三十章	立体激战 / 391
第三十一章	天罗地网 / 400
第三十二章	一场噩梦 / 413

尾声	/ 419
----	-------

范明乐主要著作年表	/ 438
-----------	-------

楔 子

一条小溪，夹在山谷中间，从乱石滩上穿行而出，在雾气蒙蒙中汨汨地流淌着，一直朝着山河堡方向奔腾而来。

溪水顺涧直下，径奔涑水河里。涑水河自东往西，直奔母亲河——民族摇篮而去。

从天际飞流而下的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汹涌地劈断大青山，朝着河南流去。

目击着千古沧桑，山河堡倚着山林傍着黄河，堡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十分艰难地生息繁衍着。

很久很久以前，山河堡由四处流浪者汇聚集合而成。

堡子坐落在沿河的半山坡上，绿树掩映，稀稀拉拉，错落有致，肃然静立。

堡门由三块数间屋大的巨石垒成，气势恢弘，蔚为壮观。

顶端一块雪白石头，恰似山字形状，足有五间屋子

山河堡前传

大小，两层楼房高低。石上中央凿一个两间房大的涂黑的“山”字。

左边一块三间屋大的血红石头，石上净是黄河走势样水波儿花纹，压着水纹镌下一个一间屋大的涂白的“河”字。

右边一块三间屋大的藏青石头，石上全是漫山遍堡般民居、房屋样纹路，石上正中刻一个一间屋大漆红的“堡”字。

门洞过道足有三间屋子宽窄。远远看去，石上纹路清晰，线条流畅，笔力千钧，气势非凡。

堡子四周，临河挨门、倚山靠涧之处，全是石头、胶泥和粥砌就的丈五高米来宽的城墙，只有东南角儿留个后门儿，虽然此门没有堡门那么巍峨壮观，却也典雅考究：丈二拱形石门下，两扇红漆大车门除一早一晚对人们开放以外，常常被一副数十斤的龙形钉锦儿和虎形扣子及一把十五斤的铁将军锁着。面山的后门石拱上方的匾额上，从右往左镌刻着很有气势的魏碑字体堡名儿：山河堡。左右两边门框上，雕镂出这么一副对联儿：

条山林静鸟谈天

龙峪波平鱼赏月

据传，这一切全是天地造化，大自然的杰作。



河山堡

门洞宽窄之设计，完全适应农渔樵“三栖”百姓之需。

三色巨石上那自然山、河、堡之形状，显得绝顶的艺术，极致的潇洒。堡名儿仁字，则透显出天才书法家那吞吐日月的渊知博识，光耀天地的雄才伟略，穿越时空的雷笔洪锋，给人以无穷想象空间和无限艺术享受。

想象绵长，享受逶迤。这一切，普通堡民们并不怎么理会。同样，堡民们无论院落怎样坐落，如何穿插，祖祖辈辈们也并不甚理会。可是，你如果沿堡子走一走，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现一个特有景观和特殊方位：南面见山，西面见河，北面沿河临滩，东面沿山挨涧。

稍微走一走，打听打听或小住一段，了解了解，便会获悉如下情况：堡民们姓氏繁杂，五花八门。世世代代很难步调一致，整齐划一。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一母生九子，九子不相同；人人都有一双手，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

多少年多少代了，只有山洪暴发，汛期来临，旱灾突降，蝗虫为患，地震为害，外敌入侵，猛兽袭扰时节，上述情形危及到堡民们生计和人身财产安全之时，人们才会不令而行，本能地团结起来，自觉自愿地拧成一股绳儿，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诚然，姻亲血缘关系也是另外一种纽带和桥梁，能够将人们扭结联系在一起。

山河堡前传

说来也很奇怪。

堡旁涧水沟里，那条小溪流水淙淙，经年不断，无非是旱时水稍微小些，雨时水突然大些，涝时涧溢沟满，常常便变成了洪水。

事实上，顺涧而上，满是各色被洪水冲磨得光光圆圆大大小小各色形状且犬牙交错的石头。溪水则悠悠扬扬地穿行其间，或鼓突，或飞溅，反正每隔个两三百米远近，便会有一个水潭。两三里路光景，竟然有十个水潭。

十潭尽头，涧沟旁双峰朝两边闪去，顶路横着一个千仞大绝壁。绝壁之上被白云蓝天衬着，绝壁浑身上下则被一派天外来水弥漫着，分不清白云蓝天和浩淼洪波那界限。只见飞流直下数千尺，飞珠溅玉，卷起千堆雪，旋出万重浪，犹如威风锣鼓奏响，好似漫空霹雳轰炸，给人以雄浑激越、奇绝壮观之感，令人不由得感慨连连，叹为观止。

传说，此条涧上正是龙宫偏殿，又被吉星高照，几重恩泽，故此这里风调雨顺，永远吉利。即使遇到河水泛滥，山洪频发，地震突袭，内战连年，日寇侵占这样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老百姓也能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因而这里又被老辈人称作龙吉堡。

一传十，十传百。久而久之，人们便添油加醋地随声附和肆意演绎起来，有人说这条涧峪十座潭里住着龙

王的十个嫡系子孙，有人说这条涧峪十洼潭水恰恰镶嵌着太白金星吉利神仙十颗璀璨的子孙。这样，人们认为这块地方岁岁年年春春秋秋都会永远吉祥如意，顺顺利利，甚至于即便是有了天灾人祸，遭遇上什么飞来危难，也必然会车到山前必有路，逢凶化吉。

尽管这堡子偏居一隅，却因龙星保佑，使得这块风水宝地上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文化悠久，名胜遍地，古迹众多，豪杰辈出，名人代有。相传尧舜曾在这里建都，黄帝蚩尤曾在这里大战。据民谣所传，在这块晋陕豫鸡鸣三省的神奇热土上，有记载的文明已有五千至七千年的悠久历史：“站在堡东往西看，帝王将相排成行；廿四家翰林院，大大小小州县官，如同菜籽稠过浪。”

解放时，共产党八路军（当地老百姓对自己的队伍一直沿袭着过去的称呼）渡过黄河，靠了岸便召集部队来端山河堡。由于山河堡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四面城墙坚固，能防善守，火力凶猛，部队起先一直伤了一个加强连也没有攻克这座堡垒。最后，不得不动用了炮轰药炸、地下打洞和里应外合的办法，才将山河堡拿下来。

说来蹊跷，令人难以置信。当初，硬性炮轰药炸之时，城堡挨涧城墙上尽管被轰开了一个大豁口，可不知何故，那豁口处汨汨地直往外喷血水，血水如同一条长龙，汹汹涌涌，简直流成了一条血河儿。之后倏地腾出一只血凤凰，直冲云霄而去。一时，曾惊得守堡兵丁和

山河堡前传

攻城官兵们哑口无言，甚至当下，双方停止了弥天漫地的炮火硝烟和枪林弹雨……

“文革”初，有人声言山河堡过于迂腐，充斥着封建文化糟粕，全是四旧遗风，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们拎来铁锤，扛出钢钎，运来炸药，便要凿洞放药，炸掉南北两座堡门。没想到，刚卸四扇门板时，四周旋起一股铺天盖地的旋风，一刹那飞沙走石，直刮得人们满嘴沙尘，两眼难以睁开。又一阵狂风卷来，两男两女却被咔嚓——咕咚咚倒下的四扇门板压得鼻口出血气绝身亡，吓得没有经过世面的年轻人个个目瞪口呆，人人四散逃离。

联想起解放时城墙豁口处喷血飞凤之事，已知天命的九斤爹劝年轻人赶快走吧，别瞎折腾了，惊动了山河诸神，不知道还要出啥祸乱，硬是将那帮生毛鞑子连哄带蒙地给赶出了山河堡。

谁料想，“文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打土围子时，还是被工作队硬给拆除了上面几层。说来也怪，这城墙好像也欺软怕硬，以后再没见出过什么稀奇古怪事。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更是有意无意地拆起了城墙，不几年工夫，四面城墙就只剩下满地瓦砾石碴儿和一前一后两座堡门了……

多少年来，黄河东去去，西来来，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953年，忽然又西水东来，一下子便使山河堡三面临水，成了汪洋中的一块高地或一个孤岛。

为了保护鹳雀楼遗址和蒲津渡文物，在大水赶得城废府移的情况下，在冷大方、吕来成、二杆子父子等人力主下，山河堡人向上级递交了坚决不撤的血书报告。

他们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得到了上级的首肯和拨款扶持。

几十年来，他们靠山吃山，临河吃河，勉强还能过得下去。

后来，好像河神龙王被深深地感动了，很快便又倒了岸，为他们腾出了大片滩涂。

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毛主席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的指示下，人民群众兴修水利的热情空前高涨，农民群众年年农闲便清淤挖河，运沙石加固堤坝。日积月累，久而久之，使黄河按照人们设想，只在预定的河道里流动。从此，变害为利，两岸人民都受益无穷，山河堡百姓的日子更加好过了。改革开放之后，更是获得了又一次大解放和大发展。

岂料，吕老先生那怪血一被发现，山河堡内外便骤起狂飙，突卷波澜，一切都乱套了！

